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五

書簡

答蘇伯固三首北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住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船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在虔非舒則常若病唯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齊



原件短缺

又

某九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
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
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
愧之至江晦林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
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盆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
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

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
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
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
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兩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閑餘論退想忠愍
之英烈有繫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
萬萬自重

與入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米起居佳勝慰感兼集
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
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
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
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
瘵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

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
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
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
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
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
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

起居住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堪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

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餘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闓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
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
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
去心數年豈賢
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
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
之極比日履此
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之使令輒用手啓通問恃
公雅度闊略細
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住勝沐饋遺重增感灼
茗布領抹皆珍
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
及景德如相訪
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
尋附啓布謝必
達比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
水過顛今方達
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
兒子邁往宜興
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
德孺可因巡按
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
老兄弟復一相

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吾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遇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亦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不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一千幅常使及

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荅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荅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此歸矣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此日起居住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廼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口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伯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
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參寥復服恨之慧以歎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
以復為兒子追道其化以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
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以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
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
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
明可為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

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為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
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曾
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
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
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
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

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
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
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
者切欲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社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
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
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
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
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
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
易得哉比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
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慨而已慚

貧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
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
身莫贖柰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慙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
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
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不知所歸宿
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吳州日已得
玉局救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
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

也同賤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嘗為天
下惜之柰何柰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
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
痢想已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
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
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
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
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
保齋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
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
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在偏廡謹不
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
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客伏臘相
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荅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閣
先之勝殆二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
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
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
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

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
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
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
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
若時自重

又

予辱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
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感惟當日遠
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聞此
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
自愛其自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
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
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穎
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



原件短缺

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
事皆可信此行所擬近地抵相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
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
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
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
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
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壘一兩月方
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
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

又
等歲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無重非老朽所敢當歲
之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
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
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曾有也
經宿起居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
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
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荅孔毅父

月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心廢掩關負暄獨坐
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之人修
寫廼以手簡為謝悚息

荅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
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朱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離念獨念吾元章邁往
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閨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
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
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
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
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
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
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
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
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
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
佳勝感慰倍常忽忽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
卧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
或雨過備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
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
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
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

德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此箇專用清涼藥
已令用人參之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以渴即少啜之
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
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揚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
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
已

又

家有黃筍書藉能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心舊作郡時以
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下家居必不廢
閱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廼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公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俸一日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六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故馮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以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坐老師如何相對卧談少

頃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自重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六

啓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右某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赴任訖帶山
負海號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林之目授非
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
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某者天與愚
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流俗交游謂之陳人出佐郡
條荐更歲筭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
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

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蕪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息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筮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狀陳謝

答楊屯田啓二首

右某啓伏承枉頌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為衰拙之先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

報瓊瑤之贈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為好謹奉啓陳謝

又

右某啓向者不遺特蒙枉頌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為清廟璫璣之寶暫臨邊服行履要津而其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跡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

少副下情謹奉啓布謝

謝監司薦舉啓

右某啓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
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
機但知任已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
為身灾擠而去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
非不以利祿為意而以仁厚為心願茲鈍頑誰肯收
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群材
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
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

之齒牙某敢不祗畏簡書益自修飭豈云報德苟不
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奉啓陳謝

徐州謝兩府啓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
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
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
之疲民如某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
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
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
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

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曠悍堅實費陶鎔之力
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垂策疲駑鐫磨朽鈍上
酬大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密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賢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某登門有舊稱
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呂大資致仕啓

右某伏念古語以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得觀閭里相慶
竊謂官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

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
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孤裘
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
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
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
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
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
方且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蔡可之風坐致喬松
之壽其荷知公有素貧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
而永歎傾頌公之素敷寫莫窮謹奉啓陳賀

答陳齋郎啓

右某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
觀者馳書士友挾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
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
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
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
千里幅巾藜杖願為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
郎之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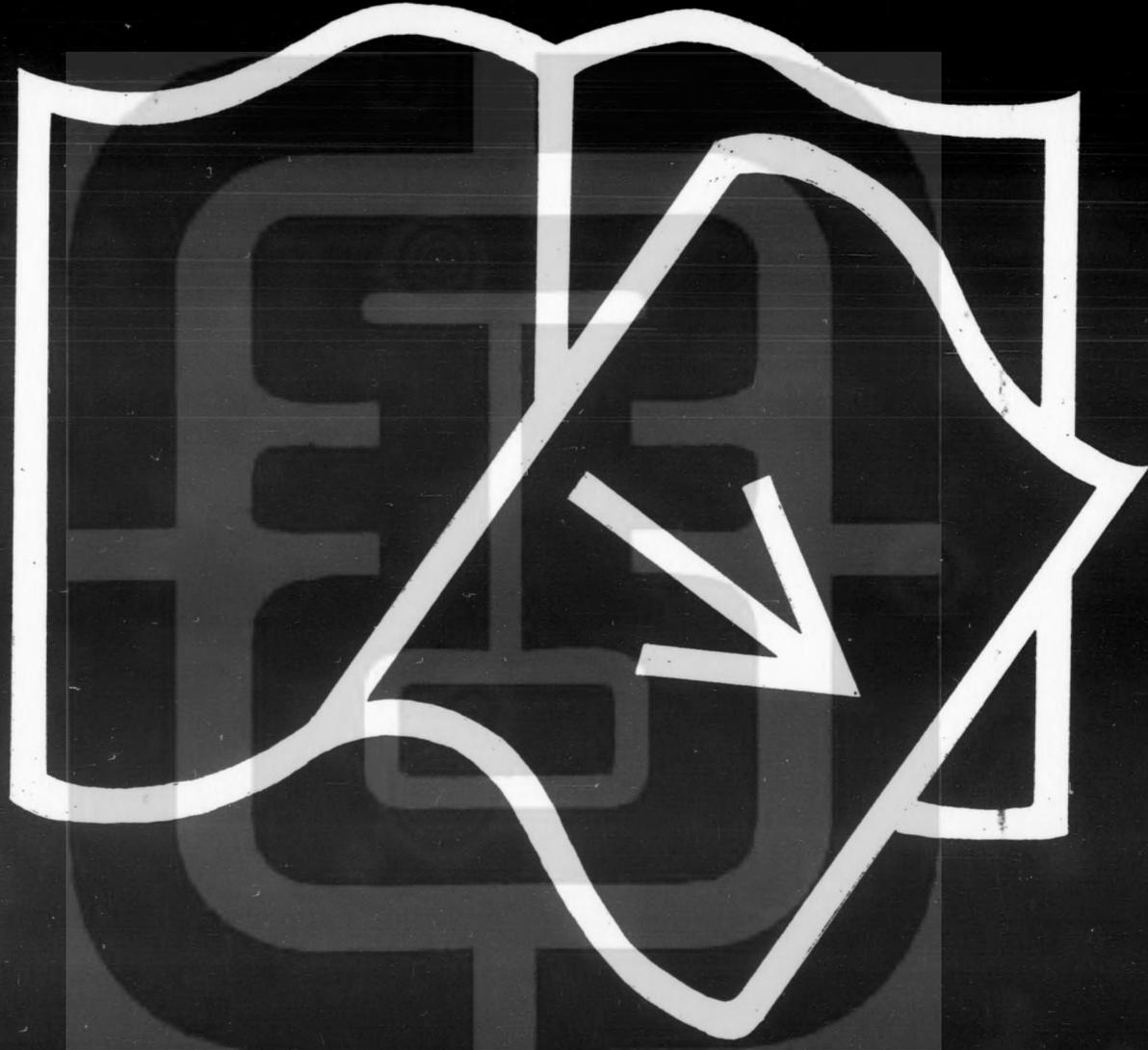
賀文太尉啓

右某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

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
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
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
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
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
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岳威懷北虜係頸長纓
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詔伊傳之鼎歸躡松喬
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叨官有限趨侍無緣踊
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
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
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由不州下臨北徼俗近齊
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口於麗譙山川炳耀傳
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碩靜樂之難名笑安庸之濫
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
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其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
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
身一作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原件短缺

謝中書舍人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
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
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積一作積賢
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
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
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
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
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
法令足以便事而不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其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今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其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擣一作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答李寶文啓

右某啓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
於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願風猷所暨謠頌率
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縉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
暗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
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
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某倦游滋久寤寐懷歸
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

伏審祇奉明綰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止僕
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

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宗廟萬事不
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
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遑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
至但切下懷

答彭舍人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
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
然而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
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
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為文士

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材來膺妙選伏惟
某官道師古始識道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
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
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粵從言動之司亟掌
絲綸之美璫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把梓異材
固為後日棟梁之用某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騰輿
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為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

右某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孳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

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
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
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
友朋首隆學校之帥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
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
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孺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右某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閣之嚴實遂安
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

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
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
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
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
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
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
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
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某無任歡喜頌詠激切
之至

答范端明啓

伏審崇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
出度施及無窮縉紳雲集於表常端冕天臨於便坐
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繫於人之存否
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
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
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
致政端明丈人耄期稱道直諫多聞進不謀安昔既
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
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
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

罄十六枚於健為郡豈偶然而已哉其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其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寘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啟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命以蠲養痾卧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願此鈍頑實為不冒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公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太大之才豈堪治劇楚今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

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劇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
頽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
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
以增衰朽之重其為感激不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

奉詔牧民消辰蒞事于教條清簡曾無頽指之勞吏下
肅承皆有心服之效以風聲所暨鄰境為先伏惟知府
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耻為利口之言
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群枉身乃獲於
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嚙之樂勿以
語人強食自頽猶當為國

謝生日詩啓

蓬矢之祥雖風俗之所尚慕茂之感迨衰老而不忘
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
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
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
歲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列一作凜明月於一作

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
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
悃悃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
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
收之桑榆其交舊最深慰喜且以甚尺書為賀鄙志莫
宣

謝韓舍人啓

其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
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
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

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
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
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
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
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
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
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
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誅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
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
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
竄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
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
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
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
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被其鈞陶二字一
作休功豈一夫
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
能自勝

賀楊龍圖啓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
傳聞延遐聳動觀聽咸謂
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
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
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
之源猶或未窒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
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音心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
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
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

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
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嘗效而不為虛名其最
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
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踊
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月十四
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其本凡材謀承選取忽從
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
日夜勵精雖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

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
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棧
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
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
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
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一作勞而無怨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樞副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
即欲裁問少通勤奉以為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

未敢輕為率爾之賀迨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
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
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効也
速而所及者廣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
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
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
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
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无啓

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所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為之
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
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
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速方而遊上都以碩學而蓋
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
素與交游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
庸虛忽承綫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
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憑几
尚不忘於選賢庸登俊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
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迹若一即日承已拜命

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

謝館職啓

空試一作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醜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州府處其家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璫璣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榱桷椽椽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

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者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及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齒平民雖白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某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與子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須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

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懼是以一叅
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
而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
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人應試其能苟
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
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
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
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
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
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

伏審誕膺榮策一作

命首

憲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
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
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正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
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世天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
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以王良坐將致遠引穎以望
惟日為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疊疊
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藁爾
種羌之教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臙穢自屏

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况歸縱復遺種
龍荒游魂沙海譬之癘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
而授之規模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
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
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
為國善調寢興

答曾學士啓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四府允厥朝論增輝士林伏惟
慶慰恭以聖神在御以化惟新顧顧後之無方豈拔
賢而待次賤如莘野獨為席上之珍遠若博岩盡入

穀中之選而况珪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
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
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
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幸求義訓豈獨褒崇
之盛典固將樂育於英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
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可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仁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心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真心而無其以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古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能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老老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某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
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異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若臣
之間古今異道任法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
所安任人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
君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為蓋其後必

將責報收功三年古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
物知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
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
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墮
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
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
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某登門最舊荷頌亦深喜抃
之懷實倍倫等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右某啓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

湖之長旨緣天幸山是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
國入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汝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潁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闕疎
溪湖清遠但坐縻於廩祿頽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
才簡上心名高省闕躋躋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
日望車塵按臨封疆少奉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

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定州到任謝印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其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踈訖無成
效嵇康性褊傷物頗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憇比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奚周

答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鎮敢緣厚德尚許兼容
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
之灾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碩惟朽鈍得奉教條
但交欣悚之懷莫盡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
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申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澹
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天
聽之卑乃辱爾書是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師
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為已羞故衆人皆樂以善告
遂緣過聽致此曲恩其敢不祗服訓詞益修吏職深
自策其弩純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材則懼
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
齒齷而不能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

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閱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
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
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
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
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
某之不肖與在下風願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
忌諱某亦恃有執事之英鑒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
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
聞四方便知大國之選才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

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
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屬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
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
懷，不知所措。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六

蘇文忠公集卷第六十七

啓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
陽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幙府之優閑，再枉辟
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
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
朝體河嶽之薰容，納涓塵而不間，衣衾有奉，已寬盡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感激難盡，敷
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亦八慶夫何駕蹇
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為七幸恭惟某官
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
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
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
人惟求舊曰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
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眾均工功業見乎有為
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劇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
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

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濟勉加策勵之動
少答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
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苦周

賀隣帥監司冬至啓

月臨大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乘於七日候微
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
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太平實
周詩之福大有上古允符義易之占其限以守邊未

皇稱慶徒深善頌莫罄鄙懷

賀列郡知道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宮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群情交泰正贊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古尚名華國非獨疇咨
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
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繁遂踈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思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歌尚熾叅對未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待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閩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為發揮才謀更應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

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
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心文允武更紓北顧
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渙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勤
商夢懷人方徯巨川之濟於公台計為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埋金故里雖榮踈傳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其生辰特貽任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來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蓑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
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
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擢
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其第二子具鶩質少文庶幾
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亦結無窮之歡悚抃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後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舍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履信體仁秉德直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
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
守阻候門墻瞻頌之深數宣問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馨告以日卜臺觀之黃祿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璣璫以饒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
嗣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
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
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頌詠之深敷
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
之心蓋以多士為急滅烽什鼓而以將帥為藩垣抵

璧捐金而以公卿為幣廩益博想有折衝之恃則黎
藿無見採之憂其官瑚璉之才祀祥其用學不專於
為己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
霰雪自消茲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永敦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迹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
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祿之私其官學古
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
進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

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喜幸宜倍
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
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
取才之道自昔為難惟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莫識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
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據社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忭之素宜以迷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隆封甚迓欣謠頌之藹然
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其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
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

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太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為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濫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沉魚肥鷓

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假守故耒耜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揔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淵源道升堂奧精稷盡天人之歸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雀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篋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以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以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與耒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以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將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一權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
威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一權輿凡在底庥舉增扶躍
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素心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
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惻而心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
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一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坐
致功名以斯道而結正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流
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一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
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

制啓

伏審新易臨光臨督用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
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一週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
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一以遺君子即謫瞻奉尤切
思

答臨江軍知軍

泮水政成縹膺桑梓之暇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
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官
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推仰鄭公之高讚
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德不忘曠昔曲賜撫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一我風義以勸流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宣

答丁朝奉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去已萬里空還自笑客之
改易久恬靈物稍習蛙蛇自疑本廬崖之人難復見
魯衛之士而况遠時雅曲本德高標固已聞風一作
而自輕蓋欲通書而未始豈謂其官仁無擇物義有
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因無心於
集菟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明之錫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
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尚禁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
之幸過承謙德先在華絨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滕過形謙抑其為感作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動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避辭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遽辱移書之重益慙為具之踈即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曲敷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作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踈外難逃於曠敗其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成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

奚既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
况清廟瑚璉之姿為明堂杞梓之用欲通名而未敢
豈流問之輒先其官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
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
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
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
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
借之餘論溫辭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饋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為好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
美績議法造今久禋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

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若問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選察
列星之經遷華使周爰禦外臺之風來

回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螭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
造深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竒字可學
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
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
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
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
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
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浮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
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
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

慶過蒙疏示深照為謙頌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與王幼安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益將終焉偶爾生盍遂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為三百拍之養閑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其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草被此枯朽之質欲求洗滌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土之心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効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頌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蓋其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退增愧慙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恭以其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
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無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逖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迩
爭傳室家胥慶願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己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誥有
變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堂豈不降康
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
言是在精智蓋無文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
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
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兩何私笑

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頃歲周
旋竊嘗撰屨末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剗黥彫
朽糞朽出鄙見日去益望天帳末刃之將彈愧明恩
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為民
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某
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
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
亦學為政故知禮樂者不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
近世析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
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
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
塲屋後進挾聲律一作技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
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
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
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翰弊常切
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助拯先王之隆典伏惟某官

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
要職又為儒者之師一作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
持經術而不為迂濶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
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
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
講求一作欲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
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
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以特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
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及入官失之
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曠一作曠昔所

一作於於今遂之忘其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
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之舉翻
然如界之羽翮異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
長川而獲濟一作兩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
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繁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頌力
報之未由感一作知惟之懷言不能盡一作措

謝應山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始以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忽從佐縣權一作與評刑內自頌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一作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

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
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頽兩全而未
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
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
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
進士之所以至而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
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
詔使兩制各舉平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
而慎臨之以忠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
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

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
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
人之一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
素一以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前由察舉而無請謁公
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
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其才不迨人少而
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

並游以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
之微以誦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
取之廿世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
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
之憂而心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
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
君之法只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
以彼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

謝制科啓

軾以蒲河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

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
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雖不獲命媿無以堪某生
於遠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強已

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
許過深言發謫生事勢宜爾道尋策問之微意實皆
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
曰無悼後害竊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
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之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
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
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

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其之不才過
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排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
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
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其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
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為無
憂紛紛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
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
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
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間於寬
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將有所不
悅其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
之至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碩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
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
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開慕組之工
伏承其人儒術飭修鄉誼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
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

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閨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其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續添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無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遊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

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跡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頃更思報國之萬一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未荐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尚緣大莛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執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樨於致茲踈拙粗免曠瘼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敢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
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
發運吏部年兄士儻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
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難盡

荅杜侍郎啓

伏審存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為之
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
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

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
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滕西甫違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棄罷無術既嘗荷於兼容勉勵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得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

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
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

罔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蔭之末
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淞右更竊寵榮頌惟頑鈍
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
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
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賀王公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
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
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
蘇於疲瘵無心內外富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
歡慰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一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
閭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

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

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群言歌頌之誠口占難盡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澁塗治境即諧披奉預切忻愉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約往欵高閣載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
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濶權

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